

我的一封「公開信」

據 2010 年 4 月 15 日日誌改寫

懶於覆信大概是無藥可救的，原因多著，只是不想大家覺得俄網太過「冷漠」，也就在此「公開」回覆一下。為求齊齊整整，我將我疏於覆信的原因歸為以下十點。

不覆信的第一個原因，是我實在「無話可說」了。教過八年書，牧過七年會，連寫網頁也有五年半之久。論到說話（包括書寫），當今世上，我疑心沒有誰比我說得更多的了。單單在俄網上，我估計就有上百萬字啊！而且，嚕嚕嚕嚕，重重複複，說得連我自己都心煩了，於是，「非必要」，就不想多說了。

第二個原因，就是我實在「沒有法子」。來信中頗不少是想「詢問意見」甚至「請求指引」的，但老實說，「金和銀我都沒有，我只把我所有的給你」，至於「我所有的」，在網上都「給你」了，再沒有甚麼別的了。再者，我只是「一介書生」，沒有甚麼「經世致用」的本事，大道理很會說，但對應於讀者們各各不同的處境和難題，卻是全無法子，啞口無言的。

第三個原因，承接上一點，就是不想大家當俄網是「百科全書」或「聖經」。我的本份只是稍稍引導你們「回到聖經」，而不是「沉迷俄網」。我頗自信於自己能給大家一點不同的「眼界」來參明聖經和了解末世真相（如共濟會的迷惑），但是，我決非無所不知及絕對無誤的。大家絕對有必要也有責任，自己去「天天查考聖經，曉得這道是與不是」，而非事事來「問」我。

第四個疏於覆信的原因，是我不很「喜歡」回應太「個人化」的問題與請求。所有「大路」的信仰要點，俄網都一定已經說過一百幾十遍了，但是，若你總是要就著你的所謂「特殊情況」來問這問那，抱歉，我不會無休止地跟你糾纏。我說過，信仰就是進入聖經中的信仰前輩的處境以至心境來與他們一起信（前輩不只是指摩西、保羅，也包括撒馬利亞婦人和稅吏撒該等），你的「特殊情況」並沒有甚麼大不了到非先行「處理」不可的。同時，我更反對任何以「個人」而非「基督」為中心的「基督教」。

第五個原因，抱歉得很，卻是比較「個人」（我個人）的，就是我對「溝通」總是心存疑惑。「人和人的魂靈，是不相通的」，這是最常引用的魯迅的話，也是近幾十年來的「溝通經驗」給我的一個相當不堪的「結論」。對話對了大半天，才發現原來是一場誤會，甚至最終不歡而散，這類經驗，我有太多，多得我怕了，不得不有想逃避任何形式的溝通的傾向。總之，在網上自顧自地說話甚至「講道」，於我是最「心安理得」的，但說到溝通，包括覆信，我卻總是萬分猶疑，欲語還休的。

第六個不回信原因，是好些時候我「不忍心說話」。在主題頁或講章裡，我可以「義不容情」地講最痛快淋漓的話。但在回信裡，我就不得不想到大家仍「活在當下」的實際處境，譬如你有小孩子，他一出世就被各色各樣的「諾斯底」包圍，長大了，很可能連誰是天父都認不出來，因為自小就被「灌輸」了含含糊糊的善惡二神論，而更悲哀的，是教他的未必是大奸大惡的人，很可能是他學校裡的老師、教他主日學的導師，甚至是他教會裡的牧師。這樣，你叫我如何回應呢？——叫他（小孩本身）從此不上學、不上主日學、不返教會嗎？或是叫你（作父母的）教你的孩子從此不要相信老師、不要相信導師、不要相信牧師嗎？總之，溫馨樂觀的話說不出口，沉重絕望的話又不忍心出口，這樣，就唯有「不說話」了。然而，綜觀俄網，一切卻又都在「不言中」了：「但願主有恩典為我們『留餘種』，各位也好自為之！」

至於第七及第八兩個使我疏於回信的原因，都是關乎來信的具體來容的，包括是對筆者或俄網的「嚴厲指責」，或者是對筆者或俄網的「非常讚美」。

先說對筆者或俄網有「嚴厲指責」來信。來信說的若是「一般的指正」，若然事關「重大」，譬如連結錯誤或無效，馬上改正就是，不必回信；若是無關痛癢，譬如個別錯字，我甚至會不了了之——記得，我本來是個粗枝大葉的人，更不會想到要回信。但是來信指責的，若是關乎俄網的信息內容、表達手法、言辭態度甚至信仰立場等等真正「嚴重」的問題，基本上，我是不會予以回應的。我想，這或會給某些人筆者及俄網太過「專橫」和「封閉」的感覺。

容我自辯：一個人可憐兮兮地在一個「私人網站」裡對著空氣自說自話，像個瘋漢在暗巷裡自哭自笑，可以有幾「專橫」呢？再者，我說了八百遍：「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說非常之話」，因此，俄網的信息內容、表達手法、言辭態度甚至信仰立場就不得不有某種「非常之態」，惹人側目甚至要來信「譴責」。然而，這正正是俄網存在的理由。要「學術」，請到「神學院」；要「正統」，請投「建制派」；要廉價的「溫情主義」，請去各種「迪士尼」式的教會；要「為上帝做大事」，就請到各「大」教會去了。

我自不敢說自己絕對判斷無誤，但來信如此「嚴辭譴責」的，十之八九，我卻很相信是本乎他們的某種「派別立場」的。但知道嗎？俄網的出現，正正是因著我的信息內容、表達手法、言辭態度甚至信仰立場，都不能容於天地之間。不是俄網「封閉」不接納主流，而是主流「封閉」不接納俄網。筆者自量，也不想搞亂天下，就唯有自顧自在俄網裡被逼「自成一派」，難道這就叫「封閉」嗎？這一類來信，觀其「立場」，從一開始就知道是「不對嘴形」，與俄網「無緣無份」的了，覆信，不是浪費大家的時間嗎？這便是我不回信的第七個原因。

再說到對筆者或俄網有「非常讚美」來信。首先，大家要知道，「讚美」其實也有「不對嘴形」的。譬如把我吹捧為一個想匡正教會流弊的「基要派份子」，或是一個「共

濟會專家」，或是一個「反葛培理同盟的領袖」之類，就很叫我啼笑皆非，不知道如何回信了。這個情況，有少許像五餅二魚的神跡後，群眾想擁立主耶穌作王，但主耶穌卻逃到別處去了。

自然，也有真正有會於心的稱許，明白我有的只是一個小小的牧者心腸，這些來信倒是令我真正感動，卻也受之有愧，無言感激，因而也無從回覆的。例如這樣的「溢美之辭」，你叫我如何回覆？

今天聽你的苦罪懸疑系列第一講，非常震撼和感動！我最感動的，就是你是一個有情感的人，是一隻綿羊而不是公山羊。……我讀了你的見證，也很感動！！感謝主！你的話非常安慰我！今天晚上又收到你給我寄的 CD 和書，更是激動萬分！我真是盼望到天國以後看見你，我們可以經常面對面聊天。有時候聽你的道，我會哭，特別是那個《孤兒之父》；有時候會非常震撼，比如今天的《另眼相看》。你真是神給我們的禮物！在我們……，也有 7000 人中的幾位，被保守不被玷污的人。感謝主，我們經常在一起禱告，互相勉勵！……再次感謝你為我們獻上的辛勞，你是蒙福的弟兄！！

是的，來信準確道出了我的心聲：「我只是想在這紛亂末世，為主守護力所能及的三兩隻小羊，如此而已！」

筆者說自己逃進俄網完全是為了「自閉」，肯定是口不對心的。網絡世界畢竟是「半公開」的，若然要「自閉」，在網上說這麼多話幹嗎？須知道，每個人說話，都是想尋找知音。然而，過去，我妄想以為「話多」就可以使人成為知音，後來，我終於明白，重要的不是你能「說」多少，而是對方能「聽」多少。

我想，這其中的，或者就是「緣分」吧！（基督徒開口閉口用「上帝的旨意」這個「成語」，用得了無情味，所以，我寧願用「緣份」）——我輾輾轉轉逃到俄網裡來，把自己「封閉」起來，不意，又輾輾轉轉地，在此遇見素未謀面的知音。我的羊自會聽我的聲音，不是我的羊的，我何能強求？這就是緣份，是天父上帝給我的「份」，也是給知音的你的「份」吧！

還有，天地茫茫，如果，你身邊有三三兩兩在基督裡志同道合的知音，有三三兩兩主託付與你看顧守望的小羊，甚至，還有幸遇見在主裡忠心的小牧者，這些都是求之不得的「緣份」，都要萬般愛惜他們。主是我們的大牧者，我們也當做個小牧者互相守望，直到主來！天家見了，回不回信，還何足掛齒？這便是我不回信的第八個原因。

不回信還有的第九個原因，可以說是上述第四及第七個的「組合」，就是有些來信即或沒有對俄網發出「嚴辭指責」，但是觀乎當中的意見或質問或甚麼的，卻肯定對方根本「看不明白」俄網，老是在自己的「世界」或「看法」裡團團轉，然後來信問這問那，但想要的，不過是他們事先設定的「答覆」而已。糾纏、交手過一兩遍後，我

便「不辭而別」。人生苦短，何苦浪費雙方的寶貴時間呢？更且，這也完全違反俄網的「存在目的」，就是不是要滿足任何形式的「主流」（連「溝通」也不要），而只是在精神上「收容」那些「不容於主流」的孤苦無依的「落拓分子」。（不過，大家又得當心，這個「收容」只是精神上說說的，俄網絕對無野心成為一個「教派」，也不鼓勵大家輕率地「脫離」自己的教會，因為末世的情況（包括所謂「教會」）非常複雜，大家各自的環境也一定相當糾纏。所以，你與我都必要習慣某種形式的「不統不獨」，詳見下文最後一點。）

最後，第十個我很少覆信的原因，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，是與我的「末世戰略」（或說「基督徒末世生存之道」）大有關連的。

我曾經用過許多「比喻」來表明這個戰略，譬如「派水抱（救生圈）」、「上山打游擊」和「傘兵作戰」等等，表示我們要作好準備作「單兵戰鬥」。不錯，上帝會為自己留下「七千人」，但肯定的是，那「七千人」是零星落索東一個西一個的，沒有「組織」，更不成「隊形」，很靠你「個人」的裝備與應變能力。我寫俄網，絕對無意「領導」和「團結」大家。我最多只是個「後勤隊長」，為大家及早提供「落單」之後或者會用得著的「裝備」而已。記得，「密集作戰」、「人海戰術」看是好看，但一定會被人「一網打盡」，零星落索，東一個西一個，自然不很壯觀，但卻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戰略。不回應大家，其中苦心，正是希望大家及早適應「單兵作戰」，要自己隨機應變的打法，好為天國多留一兩個「餘種」。

以上就是俄網疏於回信的十大原因。曲曲折折，疑幻疑真，大家喜不喜歡，俄網都是這個樣子的了。或者，如此的「曲曲折折，疑幻疑真」，倒是俄網最為重要的「防偽標籤」之一，即是，任何講到四平八穩、面面俱圓的，那些說法，大概都不會是出於俄網的。自然，「曲折疑幻」之中，必定要真的有「基督」，因這才是真正的「防偽標籤」。不過，能否從俄網的「曲折疑幻」中看出「基督」，卻是頗要一點緣分，或者說造化。當中玄妙，是我也說不清楚的。

總之，「看」得見的，何用覆信？「看」不見的，覆信也何用？這，或者算得上是俄網疏於覆信的第十一個原因吧！